

中國古文獻中的字詞分析、詮釋與思想

姜海軍*

- 一、緒語
- 二、古漢語是古文獻閱讀研究的基础与前提
- 三、中國古代漢語教學的基本程序与特点
- 四、古代漢語學習与學術研究的有机結合
- 五、結語

一、緒語

古代漢語的學習無論是在文獻閱讀、學術研究還是文化傳承、詮釋等各个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實際上，中國古人早已經認識到了它們的價值與意義，並將構成古文獻的字詞以及以此為基礎形成的學問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三者合稱為“小學”。“小學”在古代學問之中，視為入學的基本門徑。總之，無論是何種中國古文獻研讀的課程，它們都非常關注對古代字詞、語法的學習，畢竟字詞承載着基本的意義。由於古代漢語語法與現代漢語語法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掌握它們比較容易，但是如何掌握繁多的古代字詞確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這也是文史哲專業的師生非常關注的。

為了促使學生在較快時間內掌握豐富的古代漢語，中國國內除了專門講授古代字詞演變、文化知識等之外，一般都採取“文選”（比如歷史文選、文學文選、哲學文選、醫學文選、古文獻學文選等）的形式，選擇具有豐富內涵、價值的文獻篇目，來促使

* 北京師範大學 副教授。

學生掌握丰富的字詞、語法知識。与此同时，“文選”之外還配有大量的篇章標点、翻譯等習題，以此強化學生對古代漢語的掌握及熟練運用。比如在“中國歷史文選”課程教學，它在國內是歷史學專業學生的基礎必須課程。它在教學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僅要幫助學生了解歷史文獻的体例与內容，而且還通過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字源學、史源學等教學方法，讓學生深刻領悟古代漢語字詞所蘊含的深刻涵義。這樣一來，“文選”課程，不僅讓學生掌握了丰富的字詞、語法，更是培養了閱讀、運用古文獻的能力，最終為他們今后的學術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础。

二、古漢語是古文獻閱讀研究的基础与前提

在中國大陸的古代漢語教學之中，一般都是通過“文選”的形式，也就是通過選擇一些經典篇章來學習古代漢語。在古文獻的篇章中，學生都會常遇到難解字詞，有些是常用字詞，有些是生僻字詞。常用字詞在古文獻的篇章中出現的頻率很高，加上字詞本身古今詞義的演變，內涵丰富，由此增加了學生學習与閱讀古文獻的困難。所以，我們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們一般都將教學的重点放在常見字詞的講解与學習上，而不是去花大量的時間精力去關注生僻字詞。可以說，對古代漢語中常見字詞及其語法的學習，對於閱讀古文獻、學術研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与意義。

為了讓學生們了解到學習古代漢語在古文獻閱讀、學術研究中的重要意義，我們會在教學過程中反复強調古代漢語及其語法的重要性，以及它們在閱讀、利用古文獻中的基础性意義。我們引述了很多前輩對古代漢語及其語法重視的名言，比如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古文獻學家張舜徽先生在其《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一書的開篇就強調說，“讀書必先識字”，如果不認識古代漢字，古籍“根本不能讀下去”。¹⁾其實，不只是張舜徽先生，擅長古文獻學的大多數清代學者都反复強調“小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的重要性，如清人錢大昕就曾說：

有文字而后有訓詁，有訓詁而后有義理。訓詁者，義理之所由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訓詁之外者也。²⁾

1) 張舜徽：《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清代史學考証大家王鳴盛也曾說：

經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以求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矣。³⁾

清學皖派的創始人、考據學大家戴震更是強調說：

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⁴⁾

他在給友人《古經解鉤沉》一書作序時總結說：

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竄等。⁵⁾

以上几位清代大學者，他們都認為古代字詞是閱讀古文獻（包括經、史、子、集四部文獻）、了解作者本意以及聖人之道的基础。只有了解了字詞本義以及所蘊含的深刻思想，才可以了解由它們組成的篇章文獻，進而了解“古聖賢之心志”，然後才能掌握古代文化的思想精髓。所以，以錢大昕、王鳴盛、戴震等為代表的清代學者在閱讀、研究古文獻的時候，非常強調字詞，以及由單个字詞組成的段落、篇章。畢竟，在他們看來，字詞是文本的基本要素，也是思想的重要載體，只有通過對文獻或文本字詞的客觀探究，才可以發掘經典中所蘊含的義理和思想精髓。

在中國古代，不只是清代學者重視字詞，就是從先秦以來的學術思想都非常強調“小學”，並以此為基础形成了夏雒的注疏之學、小學。中國古文獻學的分類為四部分類法，即經、史、子、集四大部分。其中，經學是核心，也是基础，而在經學之前便是“小學”。小學被中國古人看成是閱讀文獻、學習知識、了解思想的基础。由于中國古人比我們更加了解古代漢語，了解中國古聖先賢的思想，所以，現在長期不經常接觸古書的我們師生，學習“小學”就顯得更加必要。古代經典是經過長期歷史演變而形成的實物載體，作為古代經典的基本構成要素——字詞，它們隨着時間的推移，形成

2)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經籍纂詁序》。

3)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

4) 戴震：《東原文集》卷九《與是仲明論學書》。

5) 戴震：《東原文集》卷十《古經解鉤沉序》。

了假借義、引申義、古今義等多種形式，而且與之相關的語法、制度、思想等也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今天我們如果不根據前人注疏和字詞工具書，通過由字及詞、由詞及句、由句及段、由段及篇步步深入的方法，就不可能對經典本義作出客觀的理解，更不可能透過客觀的經典本義對聖賢之意作出合理詮釋。總之，我們在閱讀和解釋經典時，儘管不能從字詞本身完全獲知作者本人的真實意圖，但也不能忽略通過字詞本義來解讀經典思想中的價值和意義。所以，清人考據學家們重視“小學”的作法，對於今天我們講授古代漢語、“文選”等課程，還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對此，中國經學史家周子同先生也極力強調清人重視“小學”的治學方法：“清代戴震、焦循等由文字、訓詁到經典研究再到哲理探索的主張和方法，我覺得在今天仍是有效的‘基本功’。”⁶⁾

總的來說，對古代字詞的掌握與了解，尤其是圍繞着古代字詞形成的小學（即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對於閱讀古文獻、研究古代學術思想都有非常重要的價值與意義。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我們通過古文獻“文選”的形式，將古代漢語放在特定的語境之中，重點梳理、了解常用實詞、虛詞及相關語法，從而對關鍵字詞以及整個文獻篇章有了深入了解。最終，實現了對所選篇目的思想內容有了整體認識，通過這種方法我們也最終實現了對某一文本的全面了解。這一點正如張舜徽先生所說：“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讀書必從識文字、明句讀入手，而後進一步厘析篇章，去推敲每章每篇的大意。”⁷⁾ 可以說，字詞及其語法是我們閱讀、研究古文獻的基礎，如果我們不能深入分析、講解所選篇目中的字詞，我們就不太可能吃透所選篇目的整體意思，更不可能通過所選篇目所蘊含的深意作進一步的詮釋。

三、中國古代漢語教學的基本程序與特點

在中國國內，講解古代漢語一般都是通過“文選”的形式進行的，無論是中文系、歷史系還是哲學系都是如此。在具體的教學實踐過程中，一般都不是灌輸式的（即老師

6) 周子同：《有關討論孔子的幾點意見》，載于《學術月刊》，1962年第7期。

7) 張舜徽：《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頁。

講授，學生在下面听讲)，而是老師與學生互動式的學習：老師作為學生學習的引導，教他們怎麼學，而學生則是學習的主體，要積極參與學習。我們在開學的第一節課，首先我們會將印好的常用繁簡字表發給學生，讓學生必須記住，這是學習古代漢語的基礎。另外，我們會給學生介紹與古代漢語、“文選”學習相關的工具書，⁸⁾以方便學生課下自學課本或閱讀古文獻。此外，在每一堂課之前，我們會通知了學生預習下一節課要講的篇章與內容，讓學生做充分準備，以便在上課後形成老師與學生的互動式教學模式。



在正式講解每一篇文章的時候，為了增強學生對這一篇內容以及所包括字詞的深刻理解，我們會首先講解這篇文章的歷史背景，比如我們在上《尚書·牧誓》時，我們告訴學生這篇文章的歷史背景是：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是中國的商代。到了商朝末期，商紂王暴虐無道，他寵幸妲己（后妃），荒淫無度；任用善于阿諛奉承、貪財好利的小人，疏遠同宗的微子、比干、箕子等賢臣，由此引發了嚴重的社會政治危機。商的屬國周，經過長期準備，順應時勢民心，發動了牧野之戰，一舉打敗了商。我們將要學的這篇文章《尚書·牧誓》，就是周武王討伐商紂王之前在商郊牧野所作的戰爭動員令。為了強化學生對這個背景的認知，我們還搜集了一段有關周武王伐商的視頻材料。

在學生了解了這篇文章的歷史背景之後，我們進入第二個階段的學習，即對文章字詞、語句內容的梳理、講解。在每一段、每一個字詞的講解過程中，我們都會先請同學說一下他們對某一字詞的理解，目的就是激發學生主動學習古代漢語的積極性與參與意識。正如前人所說，“知之者不如樂知者，樂知者不如好之者”，所以調動學生的自覺求知欲，培養學生對學習古代漢語與閱讀古文獻的興趣，顯得非常重要。然後，老師會對學生的講解進行點評，分析對錯，然後老師說出自己對這個字詞、篇章的理解與分析。

在具体每个字詞的講解過程中，我們主要是通過“小學”進行。因為中國古代漢字由形、音、義三者構成，並圍繞着它們形成了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所以，只要我們掌握了“三學”的實用部分，“就可對每個漢字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從而不但可準確

8) 比如《說文解字》、《爾雅》、《經典釋文》、《經籍纂詁》、《經傳釋詞》、《文獻通考》、《古漢語大詞典》、歷史年表，等等。

把握每个字的各种含義，而且還可舉一反三，即在離開老師之后仍能運用這些知識不斷提高古漢語水平”。⁹⁾ 比如我們講解《詩經·七月》“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這幾句話時，其中的“執”字在古漢語中出現的頻率非常高。于是，我們就重點講解一下“執”字。

我們在給學生講解“執”的時候，並沒有直接告訴它的意思，而是從字源的角度出發，先考察“執”的字形演變過程。我們借此是希望學生能夠理解“執”的本義、近引申義、遠引申義、假借義等等，從而加深學生對這句話中“執”字以及與“執”字相關的語句的理解，進而做到舉一反三。比如，我們就會說：“執”字的構成，本來是會意字。“執”字的甲骨文和金文，在形体上都類似一個帶着手銬并半跪的犯人，即，這就是“執”字的本義，即漢代許慎《說文解字》所解釋的：“執，捕罪人也。”即“拘捕”、“捉拿”之義，這和甲骨文、今文“執”字的字形一致。後來，小篆“執”字盡管作了一些簡化，但依旧可以從字形看出，它表示犯人戴着手銬，即。後來楷書、宋體繁體字盡管將筆畫拉直了，即“執”。但從字形演變來看，我們依旧能夠知道“執”的本義。“執”字的本義在中國古文獻中多次出現，如《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左傳·僖公五年》：“遂襲虞，滅之，執虞公。”《新唐書·逆臣傳下·黃巢》：“是時柳彥璋又取江州，執刺史陶祥。”這三處“執”字，都表示“拘捕罪人”、“捉拿犯人”的意思，用的都是“執”的本義。

後來，“執”字本義“捉拿”通過引申，又有近引申義與遠引申義。如引申為“握着”之義，《詩·邶風·簡兮》：“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荀子·哀公》：“上車執轡。”這兩處“執”都表示“握着”之義，為“執”字本義的近引申義。另外，由“執”字引申義“握着”還可以繼續引申出“主持”、“主管”等義，所謂“執牢獄者”，即表示主管牢獄的官吏。“執政”就是指主管政權的人。再引申的話，就有了“控制”、“統御”、“從事”、“執行”、“堅持”等等意思。《詩經·七月》中的“上入執宮功”的“執”字，便是“執”字本義的再次引申義或者說遠引申義，表示“從事”、“服役”之義。

這樣一來，我們不但讓學生在很輕鬆的氛圍中了解了“上入執宮功”中“執”字的意思，同時在這里也舉一反三，讓學生了解了很多有關“執”字的古文獻。盡管“執”字的各個引申義雖然彼此不同，但是都與“執”字的本義“拘捕”、“捉拿”有着很強的內在關

9) 汝企和主編：《中國歷史文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1頁。

聯性。所以，我們在教學過程中，對於一些關鍵的實詞，我們會讓學生親自動手去查閱工具書，找出這個字詞的源頭，弄清楚字詞的本義及其引申義。正如，我們通過對“執”字的演變，以及與“執”相關的章句，就可以對一些字詞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記憶，從而實現了教學上舉一反三的效果。

又如我們講解《史記·吳太伯世家》“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一句中，其中“率”字是個常用字。這個字爲象形字，甲骨文寫作“𠂔”，金文寫作“𠂔”，小篆寫作“率”，楷書寫作“率”，這個字的本義，許慎《說文》解釋爲：“率，捕鳥畢也。象絲網，上下其竿柄也。”意思是說，“率”爲“捕捉鳥用的網”。由“率”的本義可以引申爲“網羅”，如《孔叢子·居衛》：“率得此人，則無敵于天下矣。”意思是說：“只要網羅到這個人才，國君您就可以天下無敵了。”另外，在“網羅”的基礎上又可以引申爲“聚斂，征收”，如《舊唐書·德宗紀上》：“自艱難以來，征賦名目頗多，今后除兩稅外，輒率一錢，以枉法論。”《新五代史·雜傳·杜重威》：“契丹據京師，率城中錢帛以賞軍。”此兩處都表示“聚斂”、“征收”之義。此外，繼續引申又可以得到“率領”、“帶領”之義，如《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與祠部陸員外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說岳全傳》第二二回：“即着來京受職，率兵討賊。”此兩處都表示“率領”、“帶領”之義，等等。《史記·吳太伯世家》中的“率其衆”的“率”意涵便是本義的引申義。這些“率”字在不同的語境中，意思不同，但它們都與“率”字本義有內在關聯性，只要我們掌握了“率”字的本義，就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和掌握这么多的引申意義。

我們例舉以上兩個例子，就是想說明我們在教學過程中，非常強調通過考察字詞尤其是實詞字形及其意義的演變，希望借助考察古代漢字在甲骨文、金文、小篆等字形演變及意義的變化，形象地向學生展現出字詞的本義、近引申義與遠引申義，由此能夠極大增強學生對古代字詞的理解與記憶。而學生通過了解字形演變，舉一反三，從而加深了對字義的理解，並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畢竟，中國古代文字的產生，從原始圖畫文字開始，歷經了甲骨文、金文、大小篆、隸書、楷書等主要演化過程，它們在內涵上是一個連續不斷豐富完善的過程，所以我們借助這個規律，將之運用到教學過程中，既豐富了課堂內容，也增強了學生學習古文獻的興趣。

當然，我們除了通過字形演變來考察實詞的字義之外，面對古代漢語中出現的大量虛詞，我們則通過總結歸納的方式進行，比如“乃”、“于”、“以”、“之”等給予系統講

解。不僅如此，我們還對古文獻中涉及到的注釋形式、歷史文化（如姓名和稱謂，官職和科舉，地理常識，宗法禮俗，服飾和器物，歷法和刑法，古籍注釋體例等）、古文獻學（版本、目錄、校勘）、學術思想（學術史、思想文化史）等做一個簡單的梳理，以方便學生基于一篇文章，能對很多內容都有所了解，融會貫通，通過日積月累，最終實現對古文獻的了解與領悟。最後，我們在疏通了字詞、語句以及文章大意之後，我們會深入分析每一字詞、段落以及全文所蘊含的信息（文獻價值、史學價值、文學價值、思想價值、哲學價值等等），以此培養提升學生在古文獻學習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研究能力，進而提升學生的科學研究水平。在每一節課講完之後，我們都會布置幾段練習題，讓學生按照我們的思路進行練習，進行標點、翻譯，以此鞏固、提升他們的古漢語運用能力。此外，為了培養學生們學習古文獻的語感，我們還要求學生背誦經典篇目的段落，一般都是一兩段，並在下節課上課前進行抽查背誦。

四、古代漢語學習與學術研究的有機結合

在“文選”課上，我們非常強調“小學”、文字學，由此极大地增強了教學的實際效果。不僅如此，為了培養且提升學生閱讀古文獻、利用古文獻進行學術研究的能力，我們將古代漢語學習、古文獻閱讀與學術研究三者有機結合起來，希望借此不但能夠學生的古代漢語水平，促使他們閱讀古文獻，而且同時也能夠培養、提升他們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科研能力。

比如我們在給學生講解《尚書·牧誓》的時候，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為學生講解《尚書·牧誓》的歷史背景。同時，在原文講解時遇到了這樣一句話，即《尚書·牧誓》：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勛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勛哉夫子！

對於這段古文，一般的古代漢語教材都將它翻譯成爲：“今天的戰鬥，每前進不超過六步、七步，就停下來，整頓一下隊形，保持整齊。勇士們，努力啊！刺殺時，不

超過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就停下來，整頓一下隊形。勇士們，努力啊！”周武王這樣說，無疑是在鼓勵士氣。但是這裡的需要注意的是，《牧誓》是一篇戰爭誓詞，為什麼會叫將士們前進六、七步就中止一下？刺殺四次、五次、六次、其次就停下來，整頓一下隊形？對於這個原因，很多學生都不太清楚，這就需要我們以研究的態度面對了。

爲了弄清這個問題，我讓學生查閱了大量的古文獻資料，希望找出確切的或者說是比較合理的解釋。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希望學生帶着問題去閱讀古文獻，這在某種程度上自然強化了他們對古代漢語的學習與認識，以及對古文獻的運用能力，也培養了他們的科研思維。學生們經過查閱，得知中國古代的學者如鄭玄、偽《孔傳》、蔡沈、呂祖謙等，一般都將這句話理解爲端正行列，一致行動。¹⁰⁾ 這些解釋過於牽強，因爲在戰場上如此循規蹈矩，如何去作戰呢？爲了進一步弄清楚，我和學生又一起查閱有關《尚書》的學術研究著述，發現中國《尚書》學專家劉起鈞先生的觀點挺合理。劉起鈞受其師顧頡剛先生的啓發，在其《古史續辨》中認爲《牧誓》是一篇記敘戰爭舞蹈的誓詞。他根據人類學的資料進行分析，認爲中國古人信仰帶有巫術色彩的原始舞蹈，這對於他們狩獵、戰爭、祭祀來說非常重要，可以增強信心。所以，在牧野之戰開始之前，所有參戰將士在作戰之前，在舉行宣誓的同時，還要進行一個隆重的戰爭舞蹈，以此祈求神靈的保佑。由此顧頡剛和劉起鈞兩位先生得出，這裡所說的六步七步、六伐七伐等等都是軍事舞蹈動作。¹¹⁾ 劉先生爲了証實這個觀點，還搜集了《尚書大傳》、《詩經》、《周禮》、《禮記》、《史記》、《白虎通》、《華陽國志》等等大量的歷史文獻，并作了非常翔實的論証。得出了與漢魏以來古代學者不同的結論：

其實古代的注疏家都不知道，六步七步、六伐七伐等等，都是舞蹈動作。這次舉行的是一次軍事舞蹈。¹²⁾

這個結論今天看來比較合理，因爲我們從《牧誓》本文中發現有一些語句，証明了這種軍事舞蹈的存在。如篇首說周武王手中拿着黃鉞、白旄進行指揮，在我國古代

10) 顧頡剛，劉起鈞：《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107頁。

11) 劉起鈞：《〈牧誓〉是一篇戰爭舞蹈的誓詞》，載于《古史續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

12) 顧頡剛，劉起鈞：《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108頁。

的習俗里，作為統帥指揮部隊軍事行動用的黃鉞和白旄，也可以作為指揮舞蹈的用具；戰士們手中的干、戈、矛等，除了作為武器之外，也可以是戰爭舞蹈中所執的舞具。¹³⁾ 另外，我國古代確實有戰爭之前歌舞助戰的習俗，如中國現代學者汪宁生先生也寫文章研究認為，這種戰爭舞蹈在解放前中國西南少數民族中間非常的流行。¹⁴⁾

再舉一個例子，比如我們學習《左傳·召陵之盟》時，其中有一段話為：

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在這段話里，出現了“方城”一詞，中國的文史哲“文選”教材一般都將它解釋為“山名”，¹⁵⁾ 也就是今天河南叶縣南的方城山。其實，我們通過搜集、閱讀大量的古文獻，發現“方城”不是山名，而是“列城”，是一系列的小城所組織起來的規模龐大的防禦體系。比如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汝水注》就說：

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強中國，多筑列城于北方，以逼華夏，故号此城為万城，或作方城。

唐李泰《括地志》也說：

楚襄王控霸南土，爭強中國，多筑列城于北方，以敵華夏，号為方城。

這兩個地方所說的“列城”，指的就是《左傳·召陵之盟》中的“方城”。屈完所夸耀的“方城”是什麼樣子？在什麼地方？該有多大規模值得夸耀？再結合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就知道這個“方城”應當在河南南陽一帶，在這一區域分布着成百上千的列城，這些列城構成了強大防禦體系。當時此地全民皆兵，衆志成城，只有這個態勢，齊國才“雖衆，無所用之”，對此自然屈完要自夸。另一個含義是：列城特征是方型的，故叫方城。如果結合省今考古發現，當時的列城（含土城）大体有207座，邊牆12100米，關隘18處，呀口36處，成串連線分布在“南召”（當時地名）的北面、南面、東面、西面，構成了規模宏大的“方城”城池。

13) 顧頡剛，劉起鈺：《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106頁。

14) 汪宁生：《釋武王伐紂前歌后舞》，載于《歷史研究》，1981年第4期。

15) 郭錫良等編著：《古代漢語》（上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137頁。胡安順，郭芹納主編：《古代漢語》，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87頁。劉乃和主編：《中國歷史文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頁。

總之，上面的兩個例子，先不說借助閱讀古文獻所考證的觀點是否正確，但就學習古代漢語的效果來說，我們讓學生帶着問題，借此機會閱讀了大量的古文獻，以及學會如何從大量的古代文獻中選擇有學術價值的文獻，並利用古文獻來理解、解釋古代字詞、語句的意思。同時，在古文獻的閱讀、利用過程中，學生們也學會了很多古文獻學的基本知識，比如版本學、目錄學、歷史文化常識等。正如史學家白壽彝先生曾說：“考證，又稱考據。它的具体途徑一般是廣集資料，鑒別真偽，究明正訛，分類歸納，以求得對正確解釋歷史問題的史料依據。考證之學跟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注釋之學有密切的關聯……考據之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目錄、版本等文獻之學的綜合運用，而考據的方法又是文獻研究進行到一定程度時必不可少的。”¹⁶⁾ 所以說，如果我們在“文選”教學過程中，有意識地讓學生閱讀、查閱並分析古文獻，結合學術研究來學習古文獻、古代漢語，而不是單純地講解個別字詞、語法，否則那樣教學太過於單一，學生也會感覺枯燥乏味，老師也會沒有成就感，教學效果自然會受到極大的影響。

五、結語

古代漢語是中國高等院校開設的一門基礎課程，無論是文學、史學還是哲學等傳統學科他們都非常重視，其目的就在於提高學生閱讀、利用古文獻的學術能力，而不僅僅只是停留在簡單的字詞、語法的學習階段。在古代漢語的教學過程中，一般高校都是通過“文選”的形式進行的，希望將古代漢語的學習融入到具體的語境之中，讓學生更能從具體的古漢語運用中系統而全面的掌握它們的規律與特點。我們在古漢語的教學過程中，更強調通過“小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來把握古代漢語，希望將古代漢語的學習與古文獻學、學術思想研究緊密結合起來，這樣既極大地提升了學生古代漢語的水平，同時也極大地促進他們在自學、講課的過程中提升古文獻運用能力，將“科研能力培養”寓於“知識學習”的過程中，由此將古代漢語學習、古文獻閱讀與學術思想研究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真正推動古代漢語的學習與運用。

16) 白壽彝：《史學概論》，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頁。

当然，在古代漢語的教學過程上，由于學生基础水平、各大學的學術實力、學校教育的定位以及各大學教師教學理念、方法的差异，使得古代漢語的學習与效果呈现出多元化的傾向。比如文學、歷史、哲學彼此的教學重心、關注点有所不同，教學方法也各异。這樣一來，使得我們在古漢語學習過程中難以找到一條大家都普遍認同的方式方法，不過將古代漢語与古文獻相結合是中國高校古代漢語學習的基本模式，目的都是爲了提升學生閱讀、利用古文獻的水平，進而學習、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基于此，我們在古代漢語的學習上，必須結合各學校學生的水平、學校教學的目標、教師的水平等多种因素，進而找到一條合情合理的模式。另外，在古代漢語的學習過程中，如何將古代漢語、古文獻學、學術思想史、歷史文化等多种知識有机、有效的結合，也是我們不斷探索的方向。

關鍵詞：古代漢語，古文獻學，學術研究，中國古代文化